

書名 皇明文衡一百  
卷 正德五年  
序刊本  
撰者 明 程敏政 輯  
明 范震、李文  
會 校

卷 卷二十三  
內容分類 集 總集 各代 明

索書號 大木-集部-總集類-30  
編號 D78615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78615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大木-集部-總集類

30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皇明文衡一百卷 正德五年序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 卷二十三



皇明文衡卷之一

代言檄

原檄



翰林院學士新安程敏政選編  
鄉進士國子監助教永康范震校正  
賜進士應天府儒學教授郊鄧李文會重校

宋濂



自古帝王未開... 御天下中國居內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  
狄治天下也自宋祚傾移元以北狄入主中國  
不臣服此豈人力實乃天授然達人志士尚有  
美自是以後元之臣子不遵祖訓廢壞綱常有  
如大德廢長立幼泰定以臣弑君天曆以弟醜兄至於弟技



0 1 2 3 4 5 6 7 8 9 10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國學公試策題八首

蘇伯衡

問為人君者莫貴於勤莫大於斷莫難於信其臣周文之曰  
 吳漢宣之勵精秦皇之程書隋文之傳餐同為能勤也而或  
 治或亂不同焉晉武之平吳憲宗之取蔡符堅之南伐宋文  
 之北討同為能斷也而或興或亡不同焉秦穆之於孟明漢  
 昭之於霍光燕噲之於子之德宗之於盧杞同為能信其臣  
 也而或安或危不同焉學者之論事推其未至之理難為說  
 而抵其已往之跡易為言請陳此十二君者其始何得何失  
 而其後効相反以備請問之及襲其所以成而改其所以敗  
 庶有取也

問能稼而能穡斯謂之良農能獲而能烹斯謂之善獵能開邊而能安邊斯謂之優於爲國故漢收河北兵不再興唐復河隴來嘗出師今西蕃朔漠之地秦漢唐宋之所不能有者我國家談笑而悉取之矣伊欲使我狄賓服不敢南向而牧馬兆隴幽薊之民目不覩旗旄耳不聞鉦鼓而安於耕鑿必有良策二三子其悉陳之

問井田也學校也禮樂也此王政之大者也爲法雖不同而先後常相資顏淵問爲邦而孔子則以四代之禮樂語之滕文問爲國而蓋子則以三代之井田學校告之然則此數者果可偏廢歟夫爲治未有不本於古而可行於今者也孔孟所言具在方冊其設施之次第願推言之以聞

上

問羲和之典曆后夔之典樂臯陶之典刑益之典鳥獸稷之典稼稽皆守一職終其身焉近世仕者一人之身而兼數官者有之一歲之內而歷諸司者有之豈其人皆賢於古人而措諸事業者無施不可歟將徒知計班資之崇庠而恥於効一官歟抑拘於數易之制而材有不得盡歟夫唐虞之時洪水方大天下可謂多事而當其時事無不治今四方大定非有難治之政而當世之務往往廢滯夫安其分而專其智能於一職與夫急於進取而無常職其得失亦可見矣居今之世而欲復古之道如之何其可也

問常袞之居相位也選舉不自專一命已上皆付之定法可謂盡公無私矣而賢愚有同滯之譏崔貽孫之居相位也未一年除吏八百多其親舊可謂出乎法制之外矣而當時有

得人之稱後之宰相以常爲法乎則涉於避嫌以崔爲法乎則近於專權專權致威福下移之謗避嫌失竭誠徇國之義而謂賢相爲之乎夫古之賢相孰有加於伊尹傳說周公召公者乎伊尹則敷求哲人傳說則旁招俊乂周召則明揚俊民既不自以爲嫌而其君亦不以爲疑是果何道歟爲相不師伊傳周召顧自處於常崔之間抑可不可歟請爲之說問在朝言朝在野言野在學校而言學校可乎有虞胄子之教專之於后夔成周國子之教總之於樂正則樂豈非尤學士之所當重歟後世何以希闕而弗講歟古者與師其出也受成於學其反也獻俘獻馘於學則兵豈非亦學士之所當知歟後世何以息諱而弗談歟所言者無非天人性命之理而指六藝爲器之末所習者無過記誦詞章之間而視六德

六行爲空言後世之學校果三代之學校歟夫何佻儻闕則其習至于今而尚存成材就實則其人皆諸古而有愧豈非學校僅以著令而存其教養之法已踈歟然六館三學之士或叩闥上書而挽留先生或倡明大義而不汙僭僞或指斥權臣而竄責不恤亦嘗見之而君子以爲盛事果何以致之歟其豈所謂不待文王而興者歟 國家建首善之地于京師二三子遊焉息焉豈惟暫往行以自鑒擇善者以自從而已凡古法之當施於今與今日之所當務者極陳之以脩舉缺陋使教道興而人材盛亦有司之望也 問穀爲六府之一農居八政之首是故爲國先務未有或先於訓農者也

今天子每歲孟春躬耕籍田以率天下之民郡縣之長吏皆

兼勸農之職重農亦去至矣是宜事本業之徒什伯於逐末  
作之輩也而田里之間地有遺力而民多遊手何歟將盡驅  
之緣南畝歟則井地之法未易復限田之制不可行何必給  
之不爲之禁歟則國家之調度一切取贍於有田之家不  
能無朘削之病而操奇贏者顧安享道不將可背本而趨末  
者滋衆品調消息之使農民無所傷而遊民無所利其道何  
由可得而聞之乎

閔商書曰事不師古匪說攸聞周書曰不干古訓于何其訓  
是以夏商周之有天下其損益者有之而所因者猶一日董  
仲舒以謂管文有改制之名而無變道之實者是也自秦人  
廢古而先王維持天下之大一大法蕩然無復存焉者矣漢  
興撥拾於煨燼之餘其豈無一二爲先王之舊然自秦迄今

千五六百年時居世主初未嘗諄諄然取法之爲務也而不  
害其爲有天下有天下而最盛者莫過漢唐漢之法大抵襲  
秦唐之政一切因隋而其治則皆幾乎三王乃若新莽之復  
井田宇文周之復六官可謂篤於師古者矣而無救於其昏  
亂敗亡何秦隋之制可以傳遠而先王之法度顧不可以垂  
憲歟夫豈高帝之大度文帝之仁厚宣帝之勵精太宗之英  
武乃致治之資而莽之惡宇文之庸固自有取亡之道歟將  
善復古者貴求其實而不貴慕其名在得其意而不在泥其  
迹歟不然豈所謂世殊事異不相沿襲者不誣而商周之書  
乃虛言歟幸推明其故



皇明文衡卷之二十四

問對

楚客對

宋濂

宋子泛舟西上夜泊彭蠡寒篷而坐時長空無雲明月皎然  
孤照衆星環列一一可數同舟有楚客者忽指月問曰日月  
一也此何以有虧盈乎宋子曰不然也月圓如珠其體本無  
光借日爲光背日之半常暗向日之半常明其常明者正如  
望夕初無虧盈但月之去日度數有遠近人之觀月地勢有  
正偏故若有虧盈耳曰然則其有夜食柰何曰此爲地影之  
所隔也月上地中而日居下地影旣隔則日光不照其隔或  
多或寡故所食有淺有深蓋地居天內如鷄子中黃其形不  
過與月同大地與月相當則其食旣矣唯天之體冲漠無際

